



小 隱 書

敬 虛 子 著

本館據硯雲甲乙
編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小隱書序

憶昨予童齒便有岩壑想。欲籬數畝園。築壤室三五堵。裒書其間以漱滌。且園中種花木成陰。而猶有鹿有鶴。情倦出戶相狎弄。遇勝日輒迎韻人佳士。講書論道。或飲酒賦詩。閒時又可來釋子仙氏。談空議元。探傳真祕。此其初心也。泊長人事日來。漸與俗化。內固病其矯拂。外未免於酬應。夫抑情而行。久則弗堪。年逾五十。衰且厭事。感而嘆曰。人生有志。貴乎自適。何爲乃爾。浪自苦也。矧予父母旣終。婚嫁已畢。苟於此時莫知止。是謂迷而不復。寧不大負伊心乎。惕惕然弗敢自已也。因退耕先人田。聊以卒歲。偶披古人行事。得會心者若干傳。間比事附之。各屬詞贊之。總惟一帙。曰小隱書。將展玩於農暇。淑其清遠。用證畸偏。果緣此而神情有契。相與游翱於寥廓之外。亦尙友之一益也。然而俗病其將有瘳乎爾而已耶。則而初心其或有遂乎爾而已耶。抑而生人之志。其終乃有適乎爾而已耶。則亦庶乎小隱之願諧矣。嘉靖三十九年秋九月朔。西村畸人敬虛子序。

目例

傳三十則

古許由

秦邵平

東漢向長

韓康

晉戴逵

齊明僧紹

唐王績

陸羽

王樵

松江漁翁

巢父

漢鄭子真

嚴光

龐公

陶潛

北魏陸夸

張志和

宋趙种放

俞汝尙

杜生

伯夷四皓

蔣詡

梁鴻

魏管寧

宋劉孔淳之

北周韋貞

司空圖

林逋

譙定

順昌山人

桃花源記

敬虛子曰：傳凡三十則，蓋著閒退者之所適也。首許巢、定路岐也。夷、皓、正根宗也。陶、邵、標趣味也。終於順昌山人傳，泊桃花源記，必若此，方得以諧小隱之願也。中間雜彙諸家，色色俱備，無非欲合成一適。

小隱齋 目錄

將求夫唯人能人耳豈有他哉。

小隱書全帖

明 敬虛子著

許由

許由字仲武。陽城槐里人。修道沖虛。隱於沛澤之中。堯致天下而讓焉。由乃逃去。耕於箕山之下。潁水之陽。以手掬飲。人遺一瓢。挂於樹。風吹歷歷作聲。以爲煩。棄之。

漢揚雄法言。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曰。好大者爲之也。願由無求於世而已矣。敬虛子曰。古稱萬物無足以撓其心者。故靜許由有焉。蓋人性本靜。故心卽好靜。其不靜者。物撓之也。夫物撓起於煩。煩者必求。是故枉己徇人。廢廉捐恥。膠膠之衷。不啻紛麻。赧赧之顏。有如鐵甲。此皆煩而求者之爲也。欲頃刻而靜。得乎。夫靜者。心之本。無頃刻靜。不知此心如何安頓。而性亦蔽矣。性蔽。則凡造物予我者。皆不能認取。豈不哀哉。用是觀之。煩之害大矣。無求之義至矣。茲二者。庸非小隱修靜分步之第一路岐乎。

巢父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常山居不榮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及堯之讓位於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之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非吾友也。乃遇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敬虛子曰。古今咸稱巢許爲忘世之人。然而忘世亦大難矣。夫忘世之難。由其忘我之難也。忘我之難。

由其未見真我也。奚爲真我。世俗橫執七尺之軀以爲我。此色相之我也。豈真我哉。古之人有曰。今者吾喪我。夫吾與我何辨。而曰吾喪我。此妙道之言也。是故蟬之飛也。豈戀枯殼。龍之變也。何有蛻骨。作是觀者。應見真我。凡人未見真我。則內景不寧。詎得好事。外塵忽來。便爲所縛。又惡能忘世。故忘世難。忘我尤難。見真我方爲忘我也。嗚呼。安得見夫真我者。而與之共小隱哉。

伯夷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避紂居北海之濱。聞西伯善養老。與其弟叔齊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克殷。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秦有南山四皓者。蓋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是已。其時道滅德銷。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漠漠南山深谷透迤。奕奕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之定。

敬虛子曰。民之鮮能於隱者。多爲索莫不堪其寂焉。或爲困厄不勝其戚焉。以故炙炎勢。淫隨利者靡靡。而山無巢居之子。世乏中林之士矣。予次小隱書。至夷皓。未嘗不嘆其困厄於薇餓。索莫於芝饑。如是栖栖耳。然索莫堪其寂。困厄勝其戚。非中心之定者不能。夫中心不定。則外皆蝨賊。將遷志而別圖。雖有至情。莫遂其發。雖有真操。莫保其存。又何以隱。嗚呼。夷皓者。非山林之本祖正宗耶。

邵平

邵平，廣陵人。嘗爲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從邵平爲名。又云青門瓜。青門卽長安東門也。

魏阮籍詠懷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辱豈足賴。

晉陶潛飲酒詩：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興一觴酒，日夕飲相持。

唐李太白古風詩：莊周夢蝴蝶，蝴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故如此，營營何所求。

敬虛子曰：邵平當秦之滅，乃避地而東門種瓜。蓋得天下無道則隱之義。其賢乎？詩人又借其事諄諄焉。以明物理盛衰，反復無常，倏忽易象，其端叵測，可謂洞消息之微，探變化之蹟者也。向子曾聞道家書，有名東門大瓜者，無亦取之邵平歟。亦如詩人之詠歎，抑或發揮元理，浩浩無涯，不但此歟。惜也未得見之。

鄭子真

鄭子真，褒中人。隱居於谷口。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和平二年，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

師。真子真遂不屈而終。揚雄著書言當世士稱其爲人曰。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耕於岩石之下。名震於京

金。方古容城人。大定間。嘗舉進士不第。遂歸。獨居一室。寘琴書其側。不妄與人交。縣令佐公服候門。亦惟遜詞謝遣之。有田數十畝。食其所穫。如菽。則惟食菽。鄉人好事者欲以米易之。不聽。曰。天所食者。不可易也。

敬虛子曰。凡人大爲心害者。皆生於妄有所求。妄求者。多見己不足。人有餘也。若鄭子真。方古服岩石之耕。不屈其志。守田畝之穫。不易其食。聊不見己不足。人有餘也。人之言曰。耕堯田者有九年之水。耕湯田者有七年之旱。耕心田者日日豐年。嗚呼。二子殆耕心田而日日豐年者。不然。何其自足無求。乃如是耶。乃如是耶。

敬虛子曰。予旣比鄭子真。方古之事。後再見唐人元結之父延祖。三歲而孤。長不仕。年過四十。親媪強勸之。調眷陵丞。輒棄官去。曰。人生衣食可適飢寒。不宜復有所須。每灌畦掇薪以爲有生之役。過此吾不思也。烏虜若此者。甚協予心。因知後人所欲爲。前人靡不有之。陶子曰。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謂徒虛語耳。乃今知其信然矣。

蔣詡

蔣詡。字元卿。杜陵人。哀帝時爲兗州刺史。以廉直著名。王莽居攝。奏事到灞上。遂稱病不進。歸鄉里。臥不

出戶舍前竹下開三徑。惟故人羊仲、裴仲從之游。二仲皆逃名不仕者。

趙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自昔士之閒居野處。必有同道同志之人。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閒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與朱山人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見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徑。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歲期。風流自簸蕩。謹浪偏相宜。范野人者。是亦可人之流也。

敬虛子曰。山林交與世俗大別。世俗尙委曲周悉。山林惟真耳。且世俗泛交。泛交而復委曲周悉。中間惡得無僞。山林寡匹。非氣同志合者。不相與。多無逾一二人。觀蔣之從游。陶杜李之往還者。是見嗚呼。天下惟無所爲而結者。乃真。彼若而人。更復何爲。是則小隱者於此。可以識友誼矣。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潛隱於家。安貧樂道。嘗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嫁娶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禽慶俱。

游五嶽名山不知所在。

敬虛子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山林一種逸味，細細含嚼，方覺美出。若對世俗言之，鮮不嗤笑。未知死何如生，疑詞也。元人有李道純者，善言此。李之言曰：有生卽有死，欲知死必先知生。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大哉聖人之言也。繫辭所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學人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明末後，究竟只今。只今脫酒，末後脫酒，只今自由，末後自由，只今做底工夫，便是末後大事也。嗚呼！小隱者讀此而解，則死生之疑，脫然釋矣，非出世之第一義耶。

晉宗炳，字少文，南陽人。精元理，入廬山，依遠公蓮社。後還江陵，閉居絕俗。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卽腐。炳雅好山水，西陟荆巫，南登衡岳，結宇山中，懷向平之志。

晉雷次宗，字子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與子姪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托廬山，事釋和尚，游道滄風二十餘載，淵匠旣傾，復與汝曹歸耕先隴，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關。

敬虛子曰：昔有沙門慧遠者，於廬山開白蓮社，用修靜業，同修者有十八大賢，而宗雷在十八大賢中，爲稱首。故黃太史詩曰：白蓮社裏覓宗雷。今據二人本傳，又皆慕向子平者，頓脫家獄，饒激清隱，其雲霄中人物也。我輩迷惑，終日浮沉於世故，羈絆於俗緣，豈不真同壤蟲之仰黃鵠耶？悲夫！悲夫！

嚴光

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游學。暮夜宿息。寒不得寢臥。更相謂曰。後日貴。憶此勿相忘。及光武卽帝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設樂陽明殿命宴。會日暮留宿。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中。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敬虛子曰。人唯不美外物之爲美。始無心累。無心累始見天真。見天真始知人之所以爲人也。奈何世俗率羨美外物。輒累其心。雖冒人之形。而不得嘗人之味。享人之趣。殊可悼也。予次小隱書至嚴子陵。未嘗不廢書而嘆曰。域中之大。天子也。避而弗就。諫議大夫。清貴之秩也。竄而弗屈。斯二者曾不屑以爲美。外更有何物足羨。得以累其天真也。子陵其達人之爲人者歟。嗚呼。小隱者有欲不負乎人之生也。將嘗其味。將享其趣。則夫道術之所在。不有風於斯人而起耶。

趙宋蘇雲卿。廣漢人。靖康之亂。避地豫章東湖。鄰曲皆稱曰蘇翁。少與魏公張浚爲布衣交。浚旣入相。遂薦其濟大事。然莫知所在。高宗令其尋訪之。聞在東湖。浚作書托守臣躬親稟請。及造其所。乃獨居茅舍。以種園織屨爲生。得書不剝。佯許詣朝。其夕遯去。翌早守臣悉來迎接。唯見請書留案。遺一詩云。多年別作一家風。豈料閒名達帝聰。自有時人貪富貴。莫將富貴汙蘇翁。

敬虛子曰。人之所欲者。富與貴也。所惡者。貧與賤也。然富貴者行其勢。貧賤者行其志。願天下必有志

而必無勢。若子陵之於光武，雲卿之於魏公，可見已。夫光武魏公本以故人之情，延二子，二子者飄忽而去，曾無繫留。光武魏公卒不能致，果哉！志可必而勢不可必也。豈特二子，巢許逃於箕穎而堯不能書，夷齊竄於首陽而周不能致，嗚呼！本一微末也，非不能致，正欲遂其高尚，全其操節，將藉此以洗穢濁之習，而起清明之會也。用是觀之，世可少隱士哉。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同縣孟氏有女，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字之曰德耀。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邱兮，噫！顧見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遑遑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鴻乃易姓名，與妻子居齊魯間，又去適吳，及卒，遂葬要離冢旁。

敬虛子曰：山林之人，其德在於默，足以容。梁伯鸞初焉，與妻之隱霸陵也。真能以此撰德，及其出關過京，而五噫之歌，侵逼時政，奚爲而輒戾初心也？至於奔亡竄徙，幸而得脫，豈不爲後來之永戒？若曰：靜中不忍技癢，著書立言，亦但可激閒情之芳潤耳。一時是非得失，無關可也。雖然，猶非所謂善忘者。世豈無含真抱素，完性命以自終，視著書立言皆贅物也。嗚呼！安得夫斯人而與之共小隱哉！

韓康

韓康，字伯休，京兆霸陵人。常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守價不移。女

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嘆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遞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起。桓帝備禮聘之。康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與之。因逃遯。以壽終。那乃賀切。諸餘聲。

元陶宗儀南村叢耕錄。呂徽之先生。家僑居萬山中。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詣富室。易穀種。值雪。聞分韻作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衆聞而出。見其露頂短褐。布襪草履。輒侮之。且詢見笑之由。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嘆服。問其姓字。不答。衆曰。嘗聞呂先生。豈其人耶。曰。我農家。安知呂先生。惠之穀不受。必易之而去。衆隨遣人尾其後。路甚僻遠。雪晴往訪之。捕魚換酒。盡歡而罷。衆回。翌日再躡其蹤。則已遷居矣。

敬虛子曰。人亦有言。名者造物所忌。又言造物忌無實而得名。夫觀其所忌。是名本人患。世誤以爲人利而亟亟營之何也。韓康。呂徽之。乃大有所見。是故一則避名深入而不出。一則逃名長往而不反。方且柴車幅巾。方且草履短褐。脫去外飾。渾然不露。殆將忘乎形骸者。而又奚事於名。嗚呼。至人之行如此。庸非小隱之上根。大器獨觀素樸之深者歟。

敬虛子曰。夫韓之避名。呂之逃名。固以爲至人之行矣。何仲尼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曰。非如舊訓也。按此。乃聖人闡人之了死爾耳。疾是不疾而速之疾。其字取義於矢。沒世。言死也。疾沒世。言死之逸也。且君子平時處世。今日沒世。不但沒世而必曰疾沒世。殆如矢之飄激而遠。曾無係留。若然者。臨

簀之際。豈有災厄之纏。愛欲之牽。煩冤悲苦而弗忍離者。死何如其逸也。夫既疾沒世矣。仍復名不稱焉。若然者。是初之生世。清淨而來。終之沒世。清淨而往。杳無形跡之痕可見。羶薶之氣可挹。本然性體。負莫之隙。脫洒出世。不滯絲毫也。將取奚端而名稱。古人有言。鴈過長空。影落寒水。鴈本無留影之心。水無戀鴈之意。正夫子名不稱焉。義也。云何世人。多有未了。嗚呼。吾何以遭韓康呂微之之良。而與之了此哉。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鼯鼯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用人之巢穴也。各得其所而已矣。因釋耕於隴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采藥不反。

敬虛子曰。自上代之風薄。人咸習功利以成性。中間豈無孤潔之士。破習而出者。然富貴之隘。外淫。貧賤之戚。內激。曾未幾時。初志輒遷。而習性竟勝矣。此北山所以起移文之嘲也。予讀龐公傳。未嘗不廢書而嘆其志之果也。性之定也。是故服耕而處。既善避人。采藥而行。遂大忘世。杳然不見天地間富貴貧賤爲何物。聊無一點習疵。謂非上代之遺民矣乎。嗚呼。鳳不容以笄而象。麟不可以羈而游。杜子美

謂劉表焉得取，誠哉劉表焉得取也。

管寧

管寧，字幼安，朱虛人。家貧好學，坐一藜牀五十餘年，未嘗箕股。當膝處皆穿，在家常着皂帽布裙而已。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寧本東漢人，暨魏受禪，尙在。明帝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年八十四歲。三國其時，魏有張璠、胡昭者，俱養志不仕。璠少游太學，學兼內外。袁紹前後辟命不應，表除樂平令，不就。戴篤巢門陰，璠曰：戴篤，陽鳥也。巢門陰，此凶象也。乃援琴歌詠，旬日而卒。年一百五歲。昭居陸渾山，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正始，趙儼薦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元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

六朝馬樞，字要理，扶風人。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梁末，隱居茅山。宋元嘉初，文帝徵爲度支尙書，辭不應命。樞目睛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鷗一隻，巢其庭樹。馴狎欄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五代鄭遨，字雲叟，滑州人。舉進士不中，乃入少室山爲道士。聞華山有伍粒松脂，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屍。因徙居華陰求之。唐明宗以左拾遺，晉高祖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敬虛子曰：論語說賢者避世，又說作者七人。古注云：作謂高尙其事，避世則君莫得而臣也。若然，非易所謂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之義乎。彼三國六朝五代之世，何世也。正自古以來。

天地不交之大否。管幼安諸人各崇儉德。不榮世祿。辟之不應也。徵之不就也。召之不起也。按其行。固賢者之避。擬其倫。殆作者之尙矣。嗚呼。天下將亂。道在小隱。逸鷺而高翔。其諸君子亦有樂取於是歟。

戴逵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性不樂當世。以琴書自娛。嘗作閒游贊曰。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游者。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故蔭映巖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則澹泊之願。於是畢矣。

趙宋羅大經鶴林玉露。予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詩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牕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出步溪上。邂逅園翁畦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

敬虛子曰。以予觀於戴安道與夫羅大經。可謂善述自適之趣歟。雖然。亦特外境耳。要之內心定而外境適者。方爲善。苟徒外適而內弗定。或有時而厭惡其寂。則不勝馳擾矣。是以上士居常涵養其內心。而能定。能定者必能靜。靜則湛然無累。偶與外境相值。則情之所發者正。樂之所得者真。其適爲有本矣。若但以得外境爲自適。吾恐猶非古之善自適者矣。

陶潛

陶潛字淵明。後以字爲名。更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因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解歸。後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卽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潛好書。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爾有喜。嘗言夏月虛閒。高臥北牕下。清風颯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宋元嘉四年卒。諡曰靖節徵士。

趙宋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後徙居洛陽。王拱辰之尹洛也。爲市宅於天津橋南。富鄭公弼命其客買對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雍在洛四十年。安貧樂道。未嘗攢眉。所居爲安樂窩。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喜吟詩。作大字書。遇興則爲之。隆寒盛暑。閉門不出。曰。非退者之宜也。春秋乃遊。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爲詩以自咏。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士大夫識其車者。爭相迎候。乃庶之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可謂風流人豪也歟。好事者別作屋以候其至。名之曰行窩。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初本欲有爲。以聞鵲而止。年六十始爲隱者服。烏帽緜褐。見卿相不易也。年六十七卒。諡康節先生。

敬虛子曰。天之生物。恒以至趣委諸人。故萬物之性。人爲貴。奈何人弗能盡性。而人其人也。莊子曰。惟

蟲能蟲。惟蟲能天。言蟲之受於天者無弗能也。而人反弗能人其人。是非大可哀乎。前子於嚴子陵傳。曾嘆世俗雖冒人之形。不得嘗人之味。享人之趣。茲見淵明堯夫之爲人。外適其境之順。內樂其情之閒。忘乎富貴。而官爵祿位安於遇。脫然而無所縻也。超乎貧賤。而居動服食游於淡。泰然而無所阻也。凡天地間一切物事。舉莫得以累其元真。而天德常寧。則是不惟得以嘗人之味。而且得以享人之趣矣。則是不惟有以能人之人。而且有以能人之天矣。嗚呼。若此者。庶乎無負於天之所委。而全其所貴。然則小隱之儀型。不亦的的有在於斯人歟。有在於斯人歟。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與徵士戴顓等共爲人外之游。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既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沉所至。何問其主。元嘉初。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敬虛子曰。孔淳之性好山水。雅尙游涉。予讀其傳。愛之。因思金壇王搏菴先生。向以僉憲飭兵我州。曾多攜圖畫來。問其故。曰。初調官於此。卽聞地無山水。登越。恐塵滓肺肝。假此有時。展翫滌除耳。大抵高人之抱。類如此閒遠也。乃予亦篤山水之好。奈何僻此荒寂。後搏菴官滿南去。憐予有志。欲引過江。卜勾曲山下以居。久之。將往觀。鴈蕩。天台。匡廬。武夷。峨眉。羅浮諸山。仍還勾曲。講學而終。予忻然欲從之。輒以母老家貧不果。雖然。傳稱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說者乃謂聖人之志不在山。則夫搏菴之志。果

在山耶抑別有所關耶。

明僧紹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也。明經有儒術。隱居長廣郡勞山。宋累徵不就。齊建元初徵爲正員外郎。亦稱疾不應。後住江東攝山。聞沙門遠宿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見之。遠問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當鑿坏以遜。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旣而遞還攝山。帝甚以爲恨。仍賜竹根如意。笥籜冠。隱者以爲榮焉。

趙宋南安翁陳元忠赴省試。日暮投宿其家。見几案有書籍。陳曰。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明日陳別去。以事留城中。忽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十五年不出。何爲到此。曰。吾有急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送郡當杖。遂與小兒詣郡願代。大兒又以罪在己。忽小兒來翁耳旁若有所請。郡守疑問。對曰。我父元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誥勅見埋於山下。守遣吏隨兒發取得之。延翁上座。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敬虛子曰。小隱之爲德。名跡祕者上也。名祕而跡弗祕者次也。跡不祕而人莫能挽之。又其次也。乃若名跡暴著。走弓旌以聘者。斯下矣。亦以隱稱。其實有疵。不見夫投骨者乎。蟻必聚而吮之。骨何心於蟻。而蟻必吮之者。腥羶之氣招之也。名跡暴著。是腥羶之招。身旣隱矣。焉用此乎。明僧紹在當時。乃爲宋齊所賢。累徵特賜。迺邈而來。謂我無以招之。彼何緣而至也。自世俗而觀。誠爲榮遇。自隱德而言。不亦

有疵乎。於此所以有取於南安翁也。正以其名祕而跡弗祕。過此以往。則名跡俱祕矣。嗚呼。窮山僻谷。安知無有若而人者。殆何日脫屣而往從耶。

陸夸

陸夸。趙郡高邑人。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高尚不仕。寄情邱壑。少與崔浩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或謂夸。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

敬虛子曰。予嘗考論古今隱逸傳。至北史見陸夸著知命論。於是喟然嘆曰。嗚呼。命也者。稟於有生之初者也。死生壽夭。貧賤富貴。以至存亡得喪。榮辱顯晦。蓋皆一定。人不可得而易。亦非人之可能而易也。知命則不怨天尤人。而修身以待之。由是於一切儻然之遇。來莫之迎。去莫之將。且復安於命而無所用易矣。是故知命者。大快活法也。安命者。大休歇事也。小隱者未達乎此。而欲與天爲徒。得乎。

韋復

韋復。字敬遠。杜陵人。志尙夷閒。澹於榮利。所居之宅。枕帶流泉。復對翫琴書。蕭然自逸。至有慕其閒素者。載酒從之。亦爲盡歡。接對忘倦。明帝爲詩貽之。號曰逍遙公。

唐方干。字雄飛。桐廬人。性不羈。一舉進士不第。遂隱居於嚴陵釣臺東之白雲原。又別業在越之鏡湖上。嘗吟咏以自喻云。世人如不容。吾自縱天慵。落葉憑風掃。香杭倩水春。花朝連郭霧。雪夜隔湖鐘。身

外能無事。頭宜白此峯。

趙宋魏野字仲先。陝州人。性嗜吟詠。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笑歌終日。出則跨白驢以遊。

元王冕諸賢人。幼依僧寺讀書。及長。屢應進士舉。不中。棄去。攜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李桃杏居其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

明謝承祐海陽人。少游京師。見勢利烜赫。怏怏不樂。歸過寶雲山中。見野鳧飲啄沙岸。悠然自得。語其友曰。人生斯世。如輕塵依弱草。而乃以儒冠拘繫。良可恥也。於是結齋郡南。有長溪曠野。可以游適。買鹽一頭舟一隻。興至。幅巾野服。任意所之。旣倦而休。休而復作。謂唐虞事業盡在是矣。

敬虛子曰。世有談清福者。然而知清福者孰人哉。至於享清福者。又孰人哉。近時有胡九韶者。寒士也。每日晡。焚香九頓首。謝天賜。一日清福。妻曰。三泔菜粥。何名清福。曰。吾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骨肉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若胡九韶者。可謂知福之人也。而韋叟而方干而魏野而王冕而謝承祐。庸非享福之人歟。雖然。內典猶言一物無所累心之謂福。夫一物無所累心。視此不更別有一般清味。嗚呼。小隱者又曷可不咀此等味耶。又曷可不臻此等福耶。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鄉族慶弔婚冠不與也。隋大業中。舉孝廉。爲六合丞。嗜酒不任事。罷歸。遊北山東臬。著書號東臬子。貞觀中。困於貧。復調選。時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因求爲丞。數月革死。妻袁氏送酒不絕。歲餘袁又死。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耶。棄官還鄉里。有渚田數頃。奴婢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

唐白居易醉吟先生傳。醉吟先生者。忘其姓氏。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其爲誰也。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船。具體而微。先生安焉。性嗜酒。耽琴淫詩。往往乘輿。肩輿適野。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瞰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有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吟罷自哂。揭甕發醅。快飲數杯。兀然而醉。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云。

敬虛子曰。人之性情。以自適而和。自適而和。則天真將不遠而至。然自適本於內。無待於外。待外而適。則非適矣。是其故何也。凡有待。則物爲主。物爲主。則有時而莫供。作意因弗遂而動。燥心由有滯而生。銜乎逆之怕。而奚有於適之和。是以古之善自適者。一物無所待於外。正欲養乃天真耳。王無功自樂天。世稱自適之賢。奈何必有待於酒也。而後適。是酒適也。自適也。夫酒適與自適。必有辨。人之言曰。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用是觀之。以酒適者。仍是幻作。更在自適之外。而豈所謂天真之適耶。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年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時見賞重。待詔翰林。以親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元真子。亦以自號。帝嘗賜奴婢各一人。志和乃配爲夫婦。名之曰漁童樵青。或問其故。答曰。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以此放浪。終於江湖間。憲宗畫像訪之。卒不能致。

敬虛子曰。天地間大有清事。唯至人得而領之。是故物之疵無以湮其純氣。俗之駁無以澱其皓質。蕭然超於物象之上。洒然游於諸塵之外。是至人之風。天下以清也。張子同曾著元真子數十百言。向予偶見之。似非喫烟火食語。玆讀其傳。又如此孤遠。昔人謂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果矣。嗚呼。小隱者未遡元真子之風。寧識別有天地之清事哉。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人。擢進士。爲侍御史。時天下離亂。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名其亭曰三休。作文以見志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曠三宜休。又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徘徊。客或難之。圖曰。何不廣耶。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年七十三歲卒。

敬虛子曰。昔人豫真壽藏。東漢趙岐已有之。又唐姚勗。宰相崇之孫也。曾於萬安山麓。署兆曰寂居穴。墳曰復真堂。剝土爲臺曰化臺。是皆古達人齊死生之奇行也。乃若司空表聖之坐壙賦酌。蓋又太忘乎死生。游於無方之外。愈出而愈奇者也。嗚呼。小隱者曷可以少此等奇哉。

敬虛子曰：近檢佛藏，到此土撰述禪宗頌古聯珠集，見樓子和尙聞人唱云：你旣無心，我便休；因而悟道，夫何以悟道也？蓋釋氏之教，有假我，有真我，你者假我也，我者真我也。人之所以不得休者，正假我有心，日擾擾而多事，夫旣假我無心，是一切幻緣不起，則真我便無事而休矣。非道而何？然則司空表聖之三休，果你無心，而我便休者耶？又見古詩云：誰人肯向死前休，且表聖豫爲冢棺賦詩，酌酒於壻中，此非向死前休者不肯也。是知三休殆肯死前休者耶？嗚呼！表聖作矣，今也其何以逢我便休者，死前休者，相與而共此小隱哉！

陸羽

陸羽，字鴻漸，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旣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上元初，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徘徊不得意，或勸哭而歸，故時謂接輿也。

宋閩人謝翱，字皋羽，所著詩文，名晞髮集。宋之亡也，避地浙東，隱不肯仕，晚愛子陵臺，下白雲原，有時登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魂來兮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爲朱鳥兮其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慟哭。

敬虛子曰：哭乃人之一情也，情有所傷，則感而爲哭。若陸羽謝翱之所蹈，庸非山林無聊之悵耶？然而羽誠自慍，翱猶有所關，蓋忿宋國之亡，抱伯夷叔齊首陽餓死之節也。翱又嘗撰西臺慟哭記，有曰：阮

步兵死。空山無哭聲。抑竊論之。阮步兵之哭。狂也。陸接輿之哭。慍也。謝晞髮之哭。忿也。無非情有所傷。感而爲哭者也。往予少時。曾有感傷。欲到泰山巔崖。俯候旭日。嚼其紅焰。噴嵐吸霧。披髮瞑目。長號大噉。信步而東。任其顛蹶。以自盡。聞者靡不訇然一笑。咻其痴騃。由今日觀之。則訇然一笑者之所咻。是誠大有誨於我也。嗚呼。古有善哭者。其音旨殊絕。清感哀婉。寫出腸內之幽。悰鬱悃。不待懇人而人顛勃然動懷。蓋本域中之奇氣逸響。曷可不收。以備小隱一種。超世風。悲云爾已耶。

种放

种放。字明逸。洛陽人。少與母俱隱終南山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以講習爲業。自稱退士。嘗作傳以述其行事。淳化初。被召。因母恚未起。母卒。咸平中。再召。乃詣京師。拜左司諫。直昭文館。明年請暫還山。許之。

退士傳。退士不知誰氏。然嘗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山中。號退士。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監諸己。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慾。樂游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願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干於時。不遂志。已而遂棄所學。退居深山窮谷中。取經史恣讀之。著蒙書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磔姦蠹。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使學者窺之。雅尙山林之居。每登高邱。步邃谷。延留宴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闕遠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常百餘日。而人不知其然。吉凶慶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義所在。亦不汲汲而取。遇

事感激亦率爲歌詩箴頌。或有諂之曰：是退也。退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退而迹。庸爲爾直。不退而名。庸爲爾程。嗚呼！名迹判於時，神心交於機。俾道踰而下欺，義忒而中離。子獨無退乎？子獨無退乎？

敬虛子曰：种明逸初與母隱時，曾以野服見陳希夷。陳豫令人灑掃，种至拜庭下。陳挽而上之曰：君他日顯仕也。暨母卒，果應召受爵。真廟待以殊禮，恃恩傲物，大爲王嗣宗所排。清節輒損，若种者似非巖中真品也。雖然，此其後來事耳。彼早歲閒適，若退士傳之烈也，亦足以抗巢由、拉夷皓，奈何其質不堅，顛撲而破，其根不深，引拔而遷，曷得起昔人北山移文之嘲也。嗚呼！庸非小隱一不遠之鑒耶？

林逋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澹，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嘗自爲墓於其廬側，終時作一絕云：湖上青山對結廬，坟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卒，仁宗賜諡和靖先生。七世孫洪亦潛隱不仕，著書自適，題其書曰：山家清事云。

林洪山家清事：擇故山濱水地，環籬植荆棘，間栽以竹。內植梅，舍三，寢一，讀書一，治藥一，後舍二，一儲酒穀，列農具，山具一，安僕役，庖廡稱是。童一，婢一，園丁二，犬十二，驢四，號牛四，角客至，具蔬食酒核，暇則讀書課農圃事，落成謝天所賜，律身以廉介，處家以安順，待下恕，交隣睦，爲子子孫孫悠久地。

敬虛子曰。閒適之事。天常限人。近聞南中一富翁。每緣公務入城。殊憚其煩。揭四字於其室曰。望城欲哭。一日焚香告天曰。願薄田二十畝。自爲耕穫。老於山林。足矣。忽空中應聲云。欲富貴則與之。此則不可。是知閒適難於富貴。天不輕以與人。何林氏祖宗之閒適。世系若此也。書云。皇天輔德。林氏必世擅天輔之德者。不然。天詎私之。小隱者可以觀矣。

敬虛子曰。楊慈湖遺書云。人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又云。凡有家者。或棟宇可居。穀粟可食。更園蔬足用。已屬於富。惜人不知。是以人間得知足之樂者鮮。予謂人唯鮮得知足之樂。所以只忙迫一場便休。豈不卽是世間大苦。抑以觀於林氏祖孫之閒適。卻離遣此苦而自由自在矣。夫自由自在。本生人無上之快事。若此者。奚啻不忙而已也。奚啻知足而已也。嗚呼。小隱者可以悟爲人處世之方矣。

王譙

王譙。字肩望。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羣書。尤善老易。咸通中。契丹游騎渡河。舉家被掠。譙卽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北望歎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可乎。遂與俗絕。自號贅世翁。累甄自環。謂之繭室。中置石榻。刻石其上曰。生前投軀。以虞不備。沒後寄魄。以備不虞。病革。入室自掩戶卒。

敬虛子曰。天地之道。有順有逆。人之所值。莫非命也。奈何世俗之爲謀。率向順而背逆。然順非向之而可致。逆非背之而能逃。惟聽其來而安之。斯之謂正。予次小隱書至王肩望。未嘗不歎伊人之逆。乃零

丁孤苦若是耶。棲遲東山。子身隻影。環碑刻石。以死自誓。厥後果如其誓死焉。可謂安於逆矣。夫天下祇知有履順之隱。博興泉石。取樂魚鳥。已爾。詎知又有此安逆者。夫逆能安之。然後爲真隱。昔人常隱之外。別有真隱之樂。豈不以此爲尤賢乎。

俞汝尙

俞汝尙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於鄞南之崑山。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肯料理生事。澹於勢利。不以貧乏撓其懷。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親故有責以不爲子孫地者。汝尙笑曰。是乃所以爲之地也。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於門。妻黃氏就視之。汝尙曰。人生七十者稀。吾與汝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尙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我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

趙宋李薦師友談。記東坡公云。日者王實見訪。實韓持國壻也。因問持國安否。曰。自謂已癯老。且將罄樂酒色以娛年。東坡曰。唯其殘年。正不當爾。頃有一老人。置酒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懼呼號。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只宜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老人曰。唯五更可以勾當自家事。諸子曰。舉家諸事皆自家事。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且吾平居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請君言於持國。勾當自家事。與其勞心弊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計也。

敬虛子曰。人之死生亦大矣。二者均爲重焉。世俗多徇生之欲而罔念其死何也。方其徇生也。以爲死期尙遠。擾擾於恩愛之牽。汲汲於利名之競。了莫知止。然曾未幾時。少壯忽老。日復一日。俄纒災而臨簣。始嗟凶而起悔。此時也。筋骨委敵。喘息綿微。過已無補。善將奚遷。抑且奈何。齎恨而輒沒。永含無量之悲。豈不痛哉。冤苦也。茲觀俞退翁夫婦之死。感時刻日。從容而逝。寧無道乎。是蓋學於佛氏而有得焉者也。世訶佛氏之學。爲死人之事。夫死乃人之所不免。固大事也。重事也。奚爲而不學。予旣述退翁之傳。再附東坡之談。正欲小隱之人。知所學焉。以善其死。嗚呼。開林靜宇之下。洗滌心攪。擺脫物累。收斂元真。鍊養至性。願不應遲遲爲之。臨了一旦倉卒。徒恨而無所將也。

敬虛子曰。予旣次退翁東坡。以明善死之學。又嘗聞之。昔吾有先正曰。人之形有死生而性無死生。猶人之形有老少而性無老少。此言可謂善喻。人唯不達性無死生。皆貪生厭死。惑矣。其在孔門。子貢問死。子曰。待汝死時自知之。夫死則無知矣。乃曰自知之。可見形死而性不死也。夫形死而性不死。此性之所以妙。老少而靈。貫死生而活。或者竊謂性與死生原不相干。識乎性與死生原不相干。則見性矣。嗚呼。安得夫見性之人而與之共了死生耶。

譙定

譙定。涪陵人。學易於郭夔氏。郭夔氏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師。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開程頤講易於洛。往學焉。遂得聞精義而歸。初頤與兄顥依父珣。宦游成都。見治篋籬桶者。挾册視之。易也。欲

致詰。箴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其後袁滋問易。頤曰。易學在蜀。滋入蜀見賣醬薛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郭彙氏。箴叟。皆蜀之隱君子也。

敬虛子曰。甚矣易道之大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仲尼所以五十而學易。茲何歷取易於蜀之隱人也。豈以學易者往往而不得其門。尙訓詁則穿鑿其意。好文章則支離其詞。致使天地之義不立。作者之心俱晦。而然耶。傳曰。禮失求諸野。蓋言世之行禮者太文而失真。反不若野雖質樸而古意猶存也。然則歷取易於蜀之隱人者。無乃求禮於野之謂歟。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遇而異焉。揖之曰。先生氣貌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逖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裕曰。先生澡身浴德若此。盍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請其舍。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敬虛子曰。予每讀松江漁翁傳。未嘗不振刷而起。羨其騫騫然漱靈液於霞外。灑清風於域中。忘世善

遺如是哉。如是哉。昔者竊聞之郭象注莊子有曰。既遺是非。又遺其所遺。然後無所不遺。而是非去也。謝靈運括其義而詠之曰。一悟得所遺。大凡道理皆由悟而得。一有所悟。真見夫天地之間。澹而無事。其有累吾身心者。奚容而不遺。遺之遺之。而又遺之。以至於無所遺。遂乃一切蕩豁。無物嬰拂。將與太虛同妙。而常樂自然。斯老聃莊周之能事也。不意乃翁悟而得之。契大教之元旨。諸生人之本趣焉爾。嗚呼。古來高士。多藏於漁釣。豈閒寂能生至心。抑虛明必知所止也。

杜生

杜生。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其前空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問其不出門之因。生指門前一桑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問其所以爲生。曰。唯與人擇日及賣一藥。以其饋粥。後子能耕。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亦曾觀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久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然。一榻而已。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

明敖英綠雪亭雜言。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不得賜環。嘗侘傺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謔語。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能治。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讎。悲懼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卻乃畏首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

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唯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必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冶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冶容，或成宵寐之交，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勩，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於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敬虛子曰：佛言人都在闕陷世界，由今觀之，豈不誠然哉？是故得此求彼，無少休息，卒之淪溺以死者，皆坐是也。然究竟其所從來，率緣根器淺薄，兼以習陋難除，遂大爲一切諸塵所迷爾耳。乃若杜生所爲，與夫真空寺老僧所言，非渡迷一筏耶？小隱者果能返觀內照，研尋靜真，而有時得以乘此筏也，達彼岸也。自能遣離，自能圓滿，將別具一隻眼，瞰破大千劫累，橫出一枝法，向毗盧頂上行，夫豈終住此闕陷世界哉？嗚呼！此可以易易能之。

願昌山人

願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願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出，風裁甚整，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

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起耶。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吾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晉陶潛桃花源記。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舟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邀還家。爲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嘆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旣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敬虛子曰。予述小隱書。終於順昌山人傳。且系以桃花源記何也。蓋歎生民之真。今獨見於窮山僻谷間。雖然。非異也。憶遐古之代。天下沉冥無事。舉一世而咸游於混茫淡泊之中。熙熙皞皞。與物無容。而守乎自然。當是時。無地不桃源也。無民不順昌山人也。此之謂大同。此之謂至樂。奈何風之變也。詐僞日出。澆淳散朴。其真乃離。然後桃源之地特遠。而順昌山人者。孤絕。衆相劫爭。皆墮悲苦。無異樊禽。阱

獸則亦何樂乎爲人。予重戚之。潛然流涕。若有大不得已者。因發揮小隱之道。歷綴幽人峭行。而輒以此終。正謂生民之真。本來如是。要必如是也。而後真始見。將吮其味。勉強自寬。以無負此生耳。雖不在窮山僻谷間。與在窮山僻谷之樂同。嗚呼。是書之所由述也。不然。豈好夫孟浪之行。而憑臆肆言。甘爲縉紳先生所不道耶。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一他其及傳士貧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

印書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

印書館

(本書校對者蔡仲宣)

◆D一四一四

殺



83

14

3399